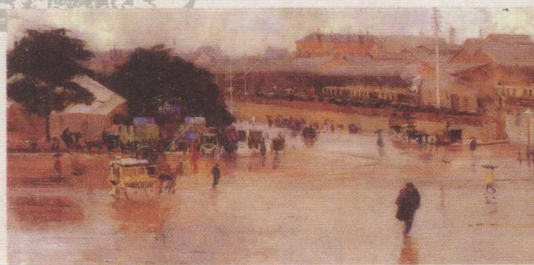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文 良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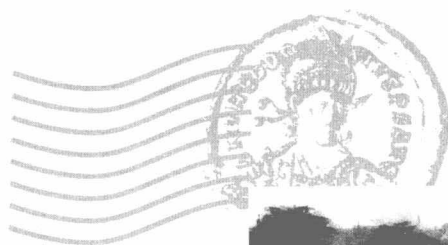
Как зака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文 良 译

Как закалась стал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 Н. А.)

著;文良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俄. 1/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5-4

I. 钢… II. ①奥… ②文…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196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作 者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 者 文 良

责任编辑 段秋艳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5-4/I·1897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上 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8
第四章	50
第五章	62
第六章	74
第七章	98
第八章	118

下 部

第一章	144
第二章	163
第三章	192
第四章	226
第五章	253
第六章	267
第七章	279
第八章	297
第九章	310

上 部

第一章

“节前凡是来我家补考过的，都给我站起来！”

脖子上挂着一只沉甸甸的十字架的肥胖的瓦西里神父用凶恶的目光扫视了全班同学一眼。

这时神父用两只小眼睛恶狠狠地看着他们，就像想把他们刺穿似的，六个同学战战兢兢地从凳子上站起身来，惴惴不安地看着面前这个穿着法衣的人。“你们给我坐下。”瓦西里神父向其中的两个女生摆了摆手。两个女生赶紧坐下，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瓦西里神父用一双小眼睛紧紧地盯着四个男生：

“现在到这儿来，我的小活宝？”

说话的工夫，瓦西里神父站起身来，搬开跟前的椅子，走到挤在一块儿的四个男生面前，大声问道：

“你们这些混蛋，自己交待是谁抽的？”

四个男生都压着嗓门说：

“先生，我们不会抽烟。”

瓦西里面部的血色顿时涌了上来，涨得通红：

“小坏蛋们，你们不会抽烟，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往里面撒的？都不会抽烟，好呀！我们这就来看看！把衣兜都翻过来！听到我的话了吗？快点儿！翻过来！”

有三个男生动手把衣兜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瓦西里神父认真地查看他们衣兜里的每一条线缝，想找出一点儿细碎的烟丝，但是什么都没发现。他就转而逼视着第四个——这是一个身穿灰衬衫、两个膝盖

上都打着补丁的蓝裤子的黑眼睛的男生。

“你为什么像木头似地站着一动不动?”

黑眼珠的男孩按捺住心里的仇恨,看了看神父,然后小声答道:

“我没有衣兜,一个都没有!”说着,他伸手摸了摸那早就缝死了的兜口。

“哼!一个衣兜都没有?你以为这样我就弄不清是谁搞的恶作剧?真是太可恶了——把复活节的发面给糟蹋了,是吗?你觉得自己还能继续留在学校里吗?哼!小宝贝,没有那么容易了!上一次,多亏你母亲恳求,我们才没把你开除,你这次休想!滚!你马上给我滚到外面去!”说完,瓦西里神父用手紧紧地抓住男生的耳朵,将他推到过廊里,随即“啪”地把门关上了。

教室里寂静无声,学生们个个都垂着头。大伙儿都不明白保尔·柯察金到底为什么这样被撵走。不过只有保尔的好友谢尔盖·布卢扎夫知道事情的缘由。复活节前,他们六个考试没有及格的学生在瓦西里神父家的厨房里等着补考时,他看到保尔将一撮烟灰撒进了神父准备用来做复活节糕的发面里。

被撵出校门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前下面的一级台阶上发呆。他想:“怎么回家呢?又怎么对在税务官家里做厨娘的成天从清早忙到深夜。对他爱护备至的母亲说呢?”

想到这些,他的喉咙被泪水哽住了。

“如今我应当怎么办呢?全怪这个该死的神父!不过,我何必要往他的发面里撒上一撮烟灰呢?全怪谢尔盖!他说:‘来,我们给这恶毒的老家伙撒一撮。’我就把烟灰撒了进去。如今可好,谢尔盖什么事儿都没有;而我,多半会被学校开除。”

保尔与瓦西里神父是老冤家了。一天,保尔和米什卡·列弗丘柯夫打架,神父不允许他回家吃饭。为预防他独自一人在空教室淘气,老师就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里去了,让他在后面的凳子上坐着。那一天,给高年级学生讲课的是一个身穿黑上衣的瘦骨嶙峋的老师,正给学生们讲解地球和天体。保尔惊讶地张大嘴巴,听得着了迷。老师说什么地球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什么星星和地球也很相似。他觉得这些内容太新奇了,几乎想站起身来对老师说:“先生,《圣经》里可不是这样说的。”不过他没有问,担心挨骂。

保尔的圣经课一向都得满分,《祈祷书》和《旧约》、《新约》都记得牢牢的,就连上帝在哪天创造了什么东西都记得一清二楚。神父平日里也经常给他五分。但是地理老师为什么又完全是另外一种说法呢?他打算向瓦西里神父问清楚。

因此，下一堂圣经课刚开始，没等神父坐稳，保尔就举起了手，获得准许以后，站起来问道：

“神父，高年级的老师为什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而《圣经》上却说是五千年……”正说着，瓦西里神父忽然发出一声尖叫，截断了他的话：

“混蛋，你瞎扯什么？这是你从《圣经》里学来的吗？”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辩解，神父已经扑过来揪住了他的两只耳朵，不停地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片刻之后，吓得半死、鼻青脸肿的保尔被神父推到了走廊中。

回到家里，保尔又被母亲狠狠地责骂了一顿。

他的母亲第二天亲自来学校，请求瓦西里神父准许保尔回校念书。保尔从那以后恨透了神父，也特别怕他，不过他把仇恨埋在心里。说实话，他就是那种人，难以忍受任何人对他稍加羞辱，不过表面上不露声色。他没有忘记，他不止受到神父的这顿没来由的体罚，还受过很多次歧视和侮辱：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瓦西里神父就把他撵出教室，接连几个星期，神父每天都罚他站在教室的墙角里，而且不再关心他的功课。这样一来，他只好在复活节前和其他几个考试没有及格的同学一起去神父家里补考。就是那次，当他们在厨房里等待时，他把一撮烟灰撒进了神父的发面里。这件事情任何人都没有发现，但神父还是立即猜出了是谁干的！

……

下课了，同学们全都跑到院子里来，把保尔围了起来。保尔脸色阴沉地坐在他们当中，一言不发。谢尔盖没有从教室里出来，他认为自己也有过错，但又帮不上什么忙。

校长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头从教师办公室的窗子里探出来喊道：

“让柯察金立即到我这儿来！”

校长低沉的嗓音吓得保尔打了个哆嗦。他站起身来，忐忑不安地向办公室走去。

站前餐馆老板是一位脸色惨白的老者，他用一双黯淡无光的眼睛瞥了站在旁边的保尔一眼：

“多大了？”

保尔的母亲回答：“十二岁。”

“也行，留下他，一个月八卢布的工钱，干活儿的日子管饭。干上一个昼夜，

在家歇息一个昼夜，不过千万不要偷东西。”

保尔的母亲一脸慌张，连忙说：“啊，哪儿会呢，老板，决不会的！我保证保尔任何东西都不会偷的。”

“好吧，叫他今天就开始工作吧。”说着，老板扭过身叮嘱站在柜台后边的那个女招待：“齐娜，带着这个小男孩去洗刷间，让弗洛霞给他安排活儿，代替格里什卡。”

女招待把正在切火腿的刀放下，冲保尔点头示意，然后自己走在前边，穿过厅堂朝通向洗刷间的边门走去。保尔跟在她的身后。保尔的母亲则急忙紧跟其后，一边走一边低声嘱咐保尔：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儿的时候可要勤快，千万不能丢人。”

直到用忧虑的目光送走儿子以后，保尔的母亲才向大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忙得不可开交：一张桌子上放着小山似的碗碟刀叉，有几个女人用搭在肩上的毛巾在那儿擦洗这些餐具。

一个满头火红色乱糟糟头发的、比保尔稍微大点儿的男孩正在两个大茶炉间忙碌着。

洗餐具的大锅里冒着蒸汽，整个屋里都弥漫着雾气。保尔刚进来时，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一时间，他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站在什么地方才好。

齐娜来到一个正在洗餐具的女人跟前，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说：

“弗洛霞，这是一个刚给你派来的新伙计，准备代替格里什卡的。你告诉他应当干什么吧。”

她又回过头来，用手指着那个名叫弗洛霞的女人，告诉保尔：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说完以后，齐娜转身返回厅堂去了。

保尔小声回答了一声“知道了”，然后望了一眼站在他跟前的弗洛霞，等着她安排工作。弗洛霞随手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然后全身上下把保尔认真打量了一番，好像在想他能干什么活儿。看完以后，她把一只从胳膊上往下滑的袖子挽了挽，用一种异常悦耳而浑圆的嗓音说：

“小弟弟，你就干点儿杂活吧，每天清晨准时把这口大水锅烧热，里面要一直有开水。当然啦，木柴也需要你自己劈，还有那两个大茶炉也归你管。此外，到了活紧时，你还需要帮忙擦洗刀叉，倒脏水。小弟弟，说起来，你的活儿够多的，

你会忙得大汗淋漓的。”

弗洛霞说话的时候用的是一口科斯特罗马方言，字母“a”的发音很重。她的这种方言，还有她那翘起的鼻子和红通通的脸庞，不知怎么使保尔高兴起来了。

看来，这位大婶很和气。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壮起胆子问道：

“大婶，这会儿我应当干什么呢？”

听他这么一叫，洗刷间的女工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把他后边的话给淹没了。

“哈哈！……弗洛霞有了这么个大侄子……”

“哈哈！……”

弗洛霞比谁笑得都厉害。因为屋里到处是雾气，保尔无法看清她的脸。他不知道，实际上弗洛霞刚刚十八岁。

一时间，保尔感到不好意思，就转过身来问那个男孩：

“这会儿我应当做什么呢？”

那个男孩笑呵呵地答道：

“还是去问你大婶吧，她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你的。我只是这儿的一个临时工。”

说完，那个男孩就转身朝着厨间跑去。

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洗餐具的女工招呼保尔：

“你到这儿来吧，帮忙擦叉子。你们都笑什么？这个孩子说过什么可笑的话吗？”

她一边说一边递给保尔一条擦餐具用的毛巾，又说：“拿着这个，咬住一头，拉紧另外一头，叉子齿要在上面来回蹭，得擦得非常干净，一丁点儿脏东西都不能留下。我们这儿最讲究这些，老爷们挑得很细，经常翻来覆去地看。假如发现上边有点儿脏东西，那可就坏了，老板娘肯定把你赶走的！”

保尔莫名其妙地问：“什么？哪个老板娘？方才雇我的那个男人难道不是老板吗？”

那个女工放声大笑起来：

“孩子，你不知道，这里的老板不过是一个摆设，是一个窝囊废，这里所有的事情都由老板娘说了算。老板娘今天不在，过些日子你就会看见她了。”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端着一大堆脏兮兮的碟子走了进来。

他们中有个略微斜眼、肩膀很宽、四方大脸的堂倌说：

“快干啊，十二点这趟班车很快就要进站了，你们却还在这里慢吞吞的。”

然后他看到了保尔，问：

“他是谁？”

弗洛霞说道：“今天新来的。”

“哦，新来的？那么，你可要小心点儿。”说着，他用一只大而有力的手按在保尔的肩膀上，像推车似地把他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可一定要照管好。你看，此刻已经灭了一个，另外一个也光冒烟。今天先饶了你，假如明天再这样，就要挨耳光了，明白吗？”

保尔一言不发，动手烧茶炉。

保尔从此开始了劳动的一生。以前，他做什么都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勤奋卖力。他知道：在这儿和在家里可不同。在家里有时可以不听母亲的话。那个斜眼的话说得毫不含糊，在这儿假如不听活，没准儿会挨耳光。

保尔脱掉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用力朝那个大茶炉鼓起风来，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里迸溅出火星。然后，他又提着一桶脏水，飞快地跑出去倒在外面的污水坑里，把湿木柴堆在大锅一边，又把湿毛巾搭到烧开的茶炉上边烤干。反正，别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一刻都不停。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厨间，全身已是疲惫不堪。望着他离开以后，那个上了年纪的名叫阿尼西娅的女工掩上门，说：

“嘿，这孩子有点儿不正常，干起活儿来像疯子似的。肯定是家里揭不开锅了，才让他到这儿来做工的。”

弗洛霞也说：“对，这孩子是挺懂事的，干活儿用不着别人在后面督促。”

鲁莎不以为然：“很快就不会这么干了，一开始都很卖力……”

第二天早晨七点，保尔已经被整整一夜的劳作弄得劳累不堪。他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接班的，这是一个胖圆脸、眼睛放肆的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看到保尔把什么都弄得妥妥帖帖，茶炉的水烧开了，柴也弄好了，就把两手插在衣兜里，从咬紧的牙缝里往外挤唾沫，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接着用一种不容反抗的口吻说：

“喂，小傻瓜！别忘了，第二天早晨准六点半来换班。”

保尔说：“为什么是六点？换班是七点呀。”

“人家七点换班那就叫他七点来好了，但你必须六点！你再啰嗦，我就立即叫你脑袋上长包。你这小东西，刚到就晕头偃脑的。”

那些刚交完班的洗餐具的女工们，兴致勃勃地听着两个男孩的对话。胖脸男孩那不可一世的腔调和挑衅的架势激怒了保尔。他朝前靠近对方一步，直盯着接班人，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只是他又想到是第一天干活儿，害怕被开除，这才强忍作罢。不过他阴沉着脸说：

“你不要吼，不要吓唬人！否则就是自讨苦吃！明天早晨我就是七点来。想打架，我也不会输给你；你要想试一下的话，我倒愿意奉陪！”

对方朝后面的开水锅倒退一步，惊讶地看着怒容满面的保尔。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碰上这样一个硬钉子，正因为没有料到，倒有点儿茫然失措了。胖脸男孩含糊不清地丢下一句话：“那好，我们走着瞧。”

第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还算顺利。保尔迈着大步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成人了。靠劳动来挣得工钱，不也挺好吗？他如今也工作了，任何人都不能再说他是一个光吃饭不干活儿的人。

早上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冉冉升起。保尔家的小屋快要显现出来了。看，就在面前，就在列辛斯基的宅院后面。

母亲大概刚刚起床吧？但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保尔一边想着，一边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子，嘴里还吹着口哨。他又想：“不让上学倒也快活，反正那个混账神父不会叫你安心读书，如今我真想往他脸上吐一口唾沫。”就这样想着，他已经来到了家门前，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他还在想：“我一定要揍扁那个黄毛小子，是的，肯定得狠命地打他一顿。”

保尔的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生茶炊，一看到儿子就惊慌地问：

“哎，怎么样？”

保尔回答：“挺顺利。”

母亲的脸色有点儿神秘，刚想提醒他什么。然而这时，他已明白了，从打开的窗子看过去，已经看见了他哥哥阿尔乔姆那宽宽的脊背。

他心里很不平静，问道：“怎么，阿尔乔姆回来了？”

“不错，是昨天晚上回来的，呆在家里不走了。他要在调车场干活儿。”

保尔犹豫了一下，不过仍然打开房门进了屋。那个个子高大、背对着保尔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回过头来，从黑黑的眉毛底下直射出两道严肃的目光，看着保尔。这正是他哥哥的目光！

“哦，撒烟灰的好小子回来了？好，好，你可真行啊！”

保尔预感到，与这位突然跑回家的哥哥说话是绝对不会令人高兴的。他全知道

了。保尔心里想着：“这次肯定会骂我，甚至打我一顿。”保尔心里有点儿怕阿尔乔姆。

不过，阿尔乔姆很明显没打算揍他。他用两只胳膊肘抵住桌子坐在凳子上，用一种既像讽刺又像鄙视的目光看着他。“看来你已读完大学了吧？已经满肚子学问了？因此现在干起洗餐具的活儿来了？”阿尔乔姆的话说得越来越刻薄。

保尔两眼盯着地板一块裂开的地方，专注地研究着一个突出来的钉子头。不过此时阿尔乔姆站起身来，走进了厨间。

保尔稍稍轻松了一下，看来不会挨揍啦。

喝茶时，阿尔乔姆心平气和地让保尔把班上发生的一切都对他讲了一番。

“如今你这样胡闹下去，以后可怎么办啊？”保尔的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又抱怨说：“唉，我们拿他怎么办？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我的上帝，为了这个孩子，真让我费尽了心思！”

阿尔乔姆把眼前的空茶杯推开，转过身来对保尔说：

“听见了吧，弟弟？从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以后你可要当心点儿，干活儿的时候千万不要乱耍花样，该干的都要干好！假如再被撵出来，我可饶不了你！你记着，不要叫妈妈再操心了。你这个没出息的家伙，刺儿头，到处乱惹事，四处闯祸。今后，你再也不能这样，你先干一年——我肯定会想法让你进调车场去做学徒，永远都给别人洗餐具是不会有作为的。应当学一门手艺。但是，现在你还太小，一年以后我肯定为你请求，也许调车场会要你。我已经转到这里来了，往后要在这里干活儿。我们别再叫妈妈去侍候别人了，她在这样那样的坏蛋跟前点头哈腰够了。但是你，保尔，必须得努力，必须好好地做人呀！”

说着，他站起身来，挺了挺高大的身子，把放在椅背上的上衣穿好，接着对母亲说：“我有点儿事情要办，出去一小时左右。”说完，他弯下腰走过门楣，来到院子里，又在窗棂前对保尔说：

“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等会儿妈妈会交给你的。”

站前餐馆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营业。谢佩托夫卡中继站是五条铁路线的交汇点，因此车站里从来都是熙熙攘攘的，只有在深夜两趟车间隔两三个小时里，才能清静点儿。在这儿的车站上，许多列车驶进来，又驶向各个地方。这些军队或从前线开来，或奔赴前线。缺胳膊断腿的伤兵从前线不停地运回来，大批身穿灰色军大衣的新兵又源源不断地被送往前线。

保尔在这儿已经熬了两年，这期间，他只看到了厨房和洗刷间。在那个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十分紧张，二十多个人在那里忙忙碌碌，十几个堂倌从厅堂到厨房来回奔忙。

两年以来，保尔的工钱从八卢布长到了十卢布，人也长得既高大又结实了。这段时间内，他吃够了苦头：在厨房里给厨师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后来又被撵回洗刷间去了，因为那个做得了主的厨师头讨厌这个倔强的小伙子，害怕保尔挨打多了会不顾一切地捅他一刀。当然，保尔干活儿特别卖力，干得比任何人都多，也从来都不知道劳累，否则早就被解雇了。

在餐馆最繁忙时，也是保尔最繁忙的时候。他就像疯子似的，拿着盘子一跨四五级楼梯，从食堂跑到下边的厨房里，然后又从厨房里飞跑到上边。

每天夜里，等到厅堂的两个餐厅里都停止以后，堂倌们就聚集在厨房下边的仓库里，赌得神魂颠倒。有许多次，保尔看到赌台上放着一沓沓钞票。不过，他一点儿都不感到吃惊，因为他知道他们当中每个人当一昼夜的班，就能挣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客人每次给他们半卢布一卢布是经常的事。他们有了钱以后就狂饮滥喝，打牌聚赌，似乎别的什么都不会。保尔打心眼儿里讨厌这帮人。

“这些该死的混账！”保尔暗自寻思，“像阿尔乔姆这么一个顶呱呱的钳工，一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至于我，只挣十个卢布！但是，他们一天一夜就能捞这么多钱——怎么挣来的呢？无非就是把菜盘子端上去，接着再把空盘子端下来，然后再举杯猛灌，大赌特赌。”

保尔觉得他们和老板都是一样的，都是外人。不错，是他的对头！这些混账，自己在这儿服侍其他人，但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像有钱人一样在城里享福摆阔。有的时候他们也把自己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和吃得像母猪一样的老婆带来，保尔就想：他们的钱也许比他们所服侍的绅士还多吧？他对于每天晚上在厨房的角落里或者是餐馆的仓库里所发生的一切也不感到奇怪。他清楚地知道，每一个洗餐具的女工和女招待，假如拒绝用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卖给在这儿有权势的人，那么她们就别想在餐馆里干下去了。

保尔清楚地窥见了生活幽深的底层。就从这儿，一阵阵霉菌的腐烂和泥沼的恶臭正向他这个渴望一个未知的全新世界的孩子迎面而来。

阿尔乔姆早就想安排弟弟去调车场做学徒，不过没能办成，调车场不招未满十五岁的孩子。但是，保尔却期待着有一天离开这儿，调车场那所被熏得黑糊糊的大石头房子已深深地吸引了他。他经常呆在阿尔乔姆身旁，和他一起检查车辆，

尽量帮着他干点儿活。

弗洛霞不再上班以后，他感到更加憋闷烦躁了。这个爱说爱笑、性格开朗的姑娘走了以后，保尔才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和她的友情多深厚了！如今，早晨到洗刷间去，听见这些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吵吵嚷嚷，他就感到一种无法言表的寂寞和孤独。

晚上稍微清静的一段时间，保尔往炉膛里添木柴，就蹲在打开的炉门跟前，眯缝起两眼望着火苗——炉内的热气向外冒，觉得非常舒服。此时洗刷间里没有其他人了。不觉间，他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想起了弗洛霞。那时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星期六，在晚上歇息时，保尔沿着楼梯去下边的厨间里。在拐弯的地方，他出于好奇而爬到柴堆上，向仓库望了一眼，因为他知道，那里常常有一帮人在赌博。不出所料，那儿的人个个赌得十分起劲！扎里瓦诺夫是庄家，激动得满面通红。

此时，保尔又听到楼梯口传来脚步的声音，回头一看，是普洛霍什卡正往下走。保尔赶紧藏到楼梯底下，等普洛霍什卡过去走进厨间。楼梯底下黑漆漆的，普洛霍什卡看不到他。当普洛霍什卡拐弯朝下走时，保尔看到他胖胖的大脑袋和宽阔的肩膀。然后，又有人轻轻而又急促地跟着走下来，传出一个保尔很熟悉的嗓音：

“普洛霍什卡，等一等。”

普洛霍什卡停了下来，转过身向上面望望，没好气地问：

“有什么事？”

那个人走了下来，保尔认出是弗洛霞。

她拉着堂倌的衣袖，压低嗓门嗫嚅着说：

“普洛霍什卡，那个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洛霍什卡猛然缩回自己的手，凶狠地说：

“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吗？”“但人家给了你三百卢布。”弗洛霞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普罗霍尔冷嘲热讽地说：“什么？三百卢布？你想全都拿走吗？千金小姐，难道一个洗餐具女工的身价能值那么多钱？依我看，给你五十卢布已经足够了。你想想看，你多走运！那些比你干净而又有文化的年轻太太，还没拿到这么多的钱

呢。你拿了这么多，应该感谢上帝。只在床上睡了一个晚上，就挣了整整五十卢布，这还不够吗？这样的傻瓜客人不多见了。算了，我再给你二十卢布，多了就不行了。你也不要只盯着钱，以后还会挣到的，我会替你拉客的。”

甩下最后一句话，普洛霍什卡就转身到厨间里去了。

“你这个混账，坏蛋！”弗洛霞追着他骂道，然后倚在木柴堆上，伤心地哭起来。

保尔在楼梯底下的暗处，亲耳听到了这番话，又亲眼看到弗洛霞在那里全身哆嗦，还用头往柴堆上撞。他此时此刻的感受真是难以描述和言表。不过他并没露面，只是一言不发地、痉挛地狠狠地抓住那个扶梯的铁栏杆，脑子中掠过一明确无误的念头：

“怎么连弗洛霞都被这些混账东西给出卖了！唉，弗洛霞，弗洛霞！……”

保尔对普洛霍什卡的仇恨变得更深刻更强烈了，四周的一切都令人讨厌，令人烦躁。“哦，假如我身强力壮，肯定会把这个坏蛋打死！我为什么不像阿尔乔姆那样高大，那样健壮呢？”

炉膛里红红的火苗在颤动，火焰逐渐地减弱了，汇成一股很长的、蓝莹莹的、旋转的火舌。在保尔眼中，似乎一个人正在向他吐着舌头讥笑他、嘲讽他。

屋子里寂静无声，只能听到炉中发出木柴的噼啪声和水龙头均匀的滴水声。

柯利姆卡把最后一只擦得明晃晃的平底锅放到架子上以后，擦了擦两手。厨间里没有其他人。当班的厨师还有干杂活儿的女下手们都在衣帽间里睡觉。厨房晚上就只有这三个钟头的空闲时间。这时候，柯利姆卡经常喜欢跑到上边和保尔一起消磨时光。这个厨间小学徒和这黑眼睛的小烧水工已经成了要好的朋友。他刚上来，就看到保尔呆呆地蹲在打开的炉门跟前。保尔也看到了墙上那个熟悉的、头发乱糟糟的人影，就头都不回地小声招呼：

“坐下吧，柯利姆卡。”

柯利姆卡爬上劈柴堆躺下来，看了看一言不发地傻坐着的保尔，微笑着说：

“你怎么了？在对火炉施展魔法吗？”

保尔的目光费了半天劲儿才移开火舌，不过余红却好像仍在，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视着走来的柯利姆卡。柯利姆卡发现他的眼睛深处有一种无法说出的哀伤，这是柯利姆卡第一次看见伙伴的眼中隐藏着这种哀伤。沉默了片刻，他问：

“保尔，今天你怎么怪模怪样的……是否出什么事了？”

保尔站起身来，坐到他身边，瓮声瓮气地回答：“没出什么事，我在这种地方

觉得憋闷，柯利姆卡。”说着，保尔把搁在膝盖上的双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柯利姆卡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继续问：“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不，我从到这个地方干活儿的那一天开始，就觉得憋闷！你瞧瞧这儿的情形，我们像牛马一样干活儿，最后不仅没有人感谢你，反而挨打！谁高兴，谁都可以打你耳光，没有人替你说话。老板雇咱们是来给他干活儿，然而随便哪个只要有力气，就都有权打你。要知道，你即使会分身术，也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侍候得满意。一个人没有侍候好，你就免不了挨打！无论你多么拼命干活儿，应当干的全都干了，让其他人挑不出毛病，不过总会有侍候不好某人的时候，你还是照样得挨打……”

柯利姆卡赶紧打断他的话：

“不要这样嚷嚷，假如有人进来会听见的。”

保尔跳起身来：

“听到就听到吧，反正我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到轨道上去扫雪也比在这个地方强……这里是什么……简直像坟墓！每一个人都是混账恶鬼！你瞧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大把大把的钱！他们把我们当畜牲看，对姑娘们想怎么糟蹋就怎么糟蹋；假如其中有谁长得好看一点儿，敢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会立即让她离开。她们能去什么地方呢？他们招来的都是一些吃住无着落的女难民。她们需要填饱肚子，在这里多少能吃到点儿东西。为了不挨饿，不得不听从他们的摆布。”

他说得是那么激愤，柯利姆卡真害怕会被别人听见，赶紧跳起身来把通向厨间的门关好。保尔仍然像洪水一般倾吐积在心中的愤恨：

“就说你吧，柯利姆卡，别人打你，你就不敢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保尔说罢，重新坐到桌子一边的凳子上，疲惫地用双手支着头。柯利姆卡替他往炉子里加了一些劈柴，也挨着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问保尔：

“今天我们两个还读书吗？”

保尔说：“没有什么书可以读了，书摊关门了。”

柯利姆卡觉得纳闷：

“怎么，今天书摊不做生意？”

保尔说：“宪兵把卖书的给抓去了，他们在他那里搜出了什么东西。”

“凭什么抓人呢？”

“听说是搞政治。”

柯利姆卡更加困惑了，又纳闷地看了看保尔：“什么叫政治？”

保尔耸了耸肩膀：“鬼知道！听说，谁反对沙皇，谁就是在搞政治。”

柯利姆卡害怕得颤抖了一下。“难道真有这样的人吗？”

保尔回答说：“不知道。”

此时，门嘎吱一声打开了，睡眼惺忪的戈拉莎走进了洗刷间。

“小家伙，你们怎么不睡觉呢？趁火车还没有来，还可以睡上一个小时。去睡吧，保尔，我替你照看一会儿大水锅。”

保尔丢掉这份工作比自己预料的还要早，但是丢掉工作的原因，是他根本没有料到的。

寒风刺骨的一月，一天清晨保尔干完活儿，准备回家，不过替他班的那小伙子还没来。他去找老板娘，说他想回去，然而老板娘不让他走。所以，他尽管极其疲惫，也不得不继续干上一天一夜。到了天黑时，他确实很累了。不过就在大伙儿稍稍清静的那段时间里，他还需要把那几个大锅装满水，然后烧开，接着等三点钟进站的那班火车。

他把水龙头打开，但是没有一滴水。看来水塔里不放水。他就叫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劈柴上歇一会儿。但是他实在坚持不住，竟然呼呼地睡着了。

睡着以后没几分钟，水龙头突然哗哗地流出水来，一会儿就把水槽注满，很快就漫出来，顺着瓷砖流到洗刷间的地上——洗刷间晚上和往常一样没有人。流水越积越多，漫过地板，从门下面朝厅堂流去。一股股的水流，从在那里酣然入睡的旅客的包袱和提箱底下悄然流淌，然而任何人没有发觉。直到水流把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给浸湿了，他猛地跳起身来，大喊大叫，大家才都赶紧扑向自己的行李。厅堂里顷刻间乱作一团。

水仍然在不停地留着，越流越猛。

喊叫声被在另一个大堂里整理桌子的普洛霍什卡听到了，他奔跑过来，踩着积水，奔到门前，使劲把门撞开。这样一来，原本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涌进了厅堂。厅堂里的叫嚷声更高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同来到洗刷间。普洛霍什卡则冲着正在睡梦中的保尔扑了过去。雨点般的拳头很快就向保尔落了下去，他睡意依旧，惊醒时什么都不明白，直感到两眼直冒金星，全身剧痛难忍。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一瘸一拐地勉强回了家。

第二天清早，紧蹙眉头的阿尔乔姆阴沉着脸，让保尔把发生的事情对他说一下。保尔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